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施耐庵 (上)

古本水滸

摘 要

唯一施耐庵正宗原本
后五十回不受招安，
继续替天行道……

古本水滸

施耐庵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本水浒/(明)施耐庵著. —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1996. 8
ISBN7-80091-863-7

I. 古… II. 施… III. ①古典小说-中国-明代②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③长篇小说-中国-明代 IV. I242. 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4180 号

☆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50

电话:63017788-225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冶金印刷总厂印刷

★

850×1168 1/32 印张 35 字数 980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 册

ISBN7-80091-863-7/I·131

定 价:48 元

(本书如有缺损、倒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科联系)

内 容 简 介

古本水浒源于澄江梅氏藏本。从根本上否定了原 100 回与 120 回中后 50 回罗贯中所补《征四寇》内容，还施耐庵先生所著 120 回古本水浒原貌；是施耐庵先生的正宗唯一原本，后 50 回不受招安，继续替天行道……水浒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，而且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。金圣叹说：“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，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。”施耐庵先生，传与元末刘伯温为同门师兄弟，天文地理、医卜星相无不精通。他所著的 120 回水浒是他绝世奇才的证明。

本书根据上海中西书局 1933 年版《古本水浒》、贯华堂本《水浒传》及各本校勘整理而成。

《水浒传》绪言

《水浒传》之文章

我国旧小说至多，而其间能得读者之叹赏，家弦而户诵者，则推《三国志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诸书。而此数书之中，尤以《水浒传》最脍炙人口。上而雅士名流，下而贩夫走卒，莫不读其书而爱不忍释。良以《水浒传》一书，能另辟蹊径，别创风格，而不落寻常旧小说之窠臼，一洗人云亦云之积弊，令读者有谏果回甘，百读不厌之妙。昔人称之曰千古妙文，千古奇书，洵不诬也。《水浒传》一书，非但在小说上占重要地位，即在文学上亦当有极高之价值，而足以供人之推索研究也。即就《水浒传》之文章而论，已非他种庸俗小说所能及。其大关目且不论，即其描写各人之性情举止，无一雷同，无一相混，庸愚有异，贤奸自判，一人出场，不必先道其名字，而令读者能于其声口中自知其人之为谁，丝毫不爽，然作者犹是一也。作者之笔，亦犹是一也。而能写一百八人，分一百八种性情，一百八种声口，不相蒙混者，岂偶然哉。金圣叹之言曰：“天下之文章，无有出《水浒》右者。天下之格物君子，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。”又曰：“《水浒》所叙一百八人，人有其性情，人有其气质，人有其形状，人有其声口。夫以一手而画数面，则将有兄弟之形；一口而吹数声，斯不免再映也。施耐庵一心之所运，而一百八人自然入妙者，无他，十年格物，而一旦物格。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，固亦不以为难也。”观乎此，则可知《水浒》之文章，所以能胜于其他小说者，不在于事实敷陈，而在于描写各人之性情、气质、形状、声口，能分别清楚，绝

不蒙混也。夫事实之敷陈，莫不能之，而各人性情、气质、形状、声口之描摹，以一笔而状至一百八人之多，我恐除耐庵外，千古下无他人矣。至于书中人物，有李逵憨直，在在形出宋江之奸诈。有杨雄之昏庸，而在在衬出石秀之阴鸷。有林冲之遭际，而在在衬出鲁达之义勇。机杼百折，文心独运，又岂庸俗之旧小说所可几及耶。我故曰：《水浒传》乃天下古今第一妙文，亦天下古今第一奇书也。

《水浒传》之作者

《水浒传》一书，既见重于士林，而对于此书之作者之究为何人，又引起纷纷之聚讼矣。据圣叹外书所言，则为施耐庵先生所撰。而《七修类稿》则有“史称宋江三十六人，横行齐魏，官军莫抗。侯蒙举讨方腊，周公谨密赞其名于《癸辛杂志》。罗贯中衍为小说，有替天行道之言。”若依此说，则《水浒传》一书，又为罗贯中所作矣。又某家之说，则谓“《水浒传》实元季东都施耐庵所撰。罗所编者，特征四寇之《后水浒》耳。”依此说则《水浒传》自《水浒传》，征四寇自征四寇。施罗二人，实各有所著述矣。而田叔禾《西湖游览志》云：“此书出宋人笔。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后，断为罗所续，极口诋罗，复伪为施序于前。”由此言之，又不能断为谁作。且其所言极口诋罗，伪为施序，口气中似不信为耐庵所作。七十回以后云云，亦可知此书本不止七十回，而圣叹因断为罗作而割弃之矣。间尝以诸说与友辈探讨之，亦无能确定之者。但愚以为此书版本极多，自明初以迄于清代，何止十余种。或施罗二人，各做一部《水浒传》，而取材偶同。或亦如金圣叹之就原本而改躐，原著者为一人，改编者为又一人。以致后人传说各异，又不能起二人而询之，此《水浒传》之一问题，遂成为千古疑团，亦意想中事也。惟原本之《水浒传》，并不止七十回，而此七十回本之《水浒传》，乃系金圣叹所删定无疑。至于彼所删去而认为罗贯中所续撰者，究有几回，而《西湖游览志》亦未及之。

也。按施耐庵为元人，而罗贯中则为明人，其间相去尚远，而《水浒传》一书，明初即有刻本。依此推断，则原著者当为施氏。而罗氏曾演《三国志》，或后人以此误为《水浒传》，正亦未可知也。

《水浒传》与正史

《水浒传》一书，虽系小说，并非完全凭空结撰，亦根据正史而来。《徽宗本纪》载：“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，遣将讨捕；又犯东京，入楚海州界，命张叔夜招降之。”而《侯蒙传》载：“宋江寇东京，蒙上书言三十六人横行齐魏，官兵数万莫敢抗者，其才必有过人。今清溪盗起，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。”《宋史》载：“张叔夜再知海州，时宋江起为盗，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，转掠十郡，官兵莫敢撻其锋。声言将至海州，叔夜使间者覘所向，贼径趋海滨，劫巨舟十余，载卤获。于是募死士得千人，设伏近城，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。先匿壮卒于海边，伺兵既合，则举火焚其舟。贼闻之，皆无斗志，伏兵乘之，擒其副，宋江乃降。”依上述各节观之，宋江乃固有其人，转掠十郡，亦固有其事。《水浒传》自非绝无根据之书。或谓当张叔夜再知海州时，有征梁山檄文，谓能擒卢俊义者赏十万，擒关胜、武松、呼延绰、张青、董平者五万，擒宋江者二万，其下有差。檄文中固列举三十六人之姓名。作者乃就此檄中之人物，参酌《宋史》所记之事迹，衍成《水浒传》一书，又加七十二地煞以为点缀。书中之攻城拔寨等事，虽不尽可考，然稽之转掠十郡之语，亦正暗合。但《水浒传》至惊梦，截然而止，虽有稽康（字叔夜）执长弓一事以暗点张叔夜，而于史书中所谓擒其副宋江乃降之语，殊少关合，亦从未提起张叔夜知海州事。明明此七十回后，犹有不少文章也。作者既以张叔夜征梁山榜文及《宋史》为根据，决不至反将张叔夜置诸不问。惜金圣叹以其一人之私见，而删弃之也。予间尝读坊本七十回《水浒传》而引此为遗憾也。

《水浒传》与私家记述

《水浒传》之可证于正史者，既如上述。此外诸家杂记之中，亦不乏记载。且有就其事迹，谱成曲调。而演于红氍毹上者，是虽文人游戏，要亦可见《水浒传》之价值也。诸家之说，互有异同，但其可以证明《水浒传》之有其人，有其事，则固人同此心者也。《茶香室丛钞》有，“《癸辛杂志》载龚圣与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赞，人各四句，今不录。惟其名号，与世所传小有异同。三十六人中，晁盖不与也。李英误作李应，铁天王今作托塔天王。”云云。可见此三十六人皆有绰号姓名，特音义之间，稍有出入，或以讹传误耳。而龚圣与所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赞，并有序曰：“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，不足采著，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，士大夫亦不见黜。余年小时，壮其人，欲存之画赞，以未见信书载事实，不敢轻为。及异时见《东都事异》中载侍郎《侯蒙传》，有书一篇。陈制贼之计云：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，东京官军数万，无敢抗者，其才必有过人，不若赦过招降，以讨方腊，以此自赎，或可平东南之乱。余然后知江辈真有关于时者，于是即三十六人。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”云云。而所谓三十六人者，即呼保义宋江，智多星吴学究，玉麒麟卢俊义，大刀关胜，活阎罗阮小七，尺八腿刘唐，没羽箭张青，浪子燕青，病尉迟孙立，浪里白条张顺，船火儿张横，短命二郎阮小二，花和尚鲁智深，行者武松，铁鞭呼延绰，混江龙李俊，九文龙史进，小李广花荣，霹雳火秦明，黑旋风李逵，小旋风柴进，插翅虎雷横，神行太保戴宗，急先锋索超，立地太岁阮小五，青面兽杨志，赛关索杨雄，一直撞董平，两头蛇解珍，美髯公朱仝，没遮拦穆横，拼命三郎石秀，双尾蝎解宝，铁天王晁盖，金枪班徐宁，扑天雕李英。其间虽稍有不同，但无甚大出入耳。据此则书中人物，亦非绝无来历可知。而《香祖笔记》载：“徐神翁谓蔡京曰：‘上天方遣许多魔君下降，作坏人间。’京笑曰：‘安得

识其人。’徐曰：‘太师亦是。’”《水浒传·楔子》误走妖魔事，亦即本此，其余如戴宗之神行术，张清之“投石”亦各有所本，非尽虚构也。

《水浒传》之版本

今日坊间之《水浒传》，类皆七十回，即金圣叹所批之本，石印铅印，所在都有，而谬误之处，亦正不可缕数，转辗翻印，已失其本来面目矣。但考其最前之版本，则为原百回本《水浒传》。此本在明代初年，实为《水浒传》之创刊本。至明嘉靖时，武定侯郭勋，另刊《水浒传》，即世称武定本之《水浒传》，亦百回，乃就原百回本而改订者。其后李卓吾就武定本加以评点，而称为《忠义水浒传》。而天启间《水浒传》之刻本，则有杨定见序，且为百二十回，与《忠义水浒传》大略相似。而金圣叹贯华堂所藏《水浒传》则为七十回，或就以前各种刊本删改躐合而成。除以上所述各种版本外，在明代尚有黎光堂本、巾箱本、映雪堂本、容与堂本，而清代则有英雄谱本、水浒全书、大道堂本等等。除金批本为七十回外，其余或百回，或百十回，或百十五回，或百廿四回。惟明天启刻本之《水浒传》及清代所刻之《水浒全书》，都为百二十回。据愚所知，《水浒传》本有百二十回，其回次之所以异者，各家就私意增损之耳。至于金批本，则删为七十回，而楔子则另为一卷，而自序一篇，亦列为一卷。此自序田叔禾认为非施耐庵手笔，而为金圣叹所伪托。即其《西湖游览志》所称：“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以后，断为罗作，极口诋罗，复伪为施序于前，此书遂为他有”者是也。细读其序亦颇似圣叹笔墨，其言或非无据。《水浒传》之版本，虽有上述之多种，而坊间殊不易得善本，除七十回者以外，百回、百廿回等原本，竟绝无而仅有。即或有之，亦将《征四寇》等凑入，固非施耐庵原著之百廿回本也。

《水浒传》与续作诸书

《水浒传》既流传人间，而为士林所推重，于是有好名之士，欲附骥尾而传者，乃各奋起，而作小说，故坊间除金批七十回《水浒传》之后，又有《征四寇》（亦称《续水浒》）、《后水浒》、《荡寇志》等书。《征四寇》一书，传系罗贯中所作。即以侯蒙书中语为根据，历叙宋江受招安而率其部以平方腊诸寇之乱。而《后水浒》为自称古朱遗民者所撰，而与《征四寇》相衔接。中自张别驾激反石碣村而至君臣赋诗止，共为四十回。中间且有卢俊义中水银毒，宋江、李逵饮鸠尽忠，共平三岛等事。不知是何所本。盖宋代未闻有征倭事也。附会假托，无可稽考矣。至《荡寇志》一书，为俞仲华所撰。虽亦根据张叔夜平梁山事，而其立旨则完全相反，并无招降等情节，而径写张叔夜等剿灭梁山水泊，将一百八人斩尽杀绝，与以上各书，绝无连络之可能。而书贾竟亦有标为《后水浒》而发售者，殊可笑也。续作诸书之笔墨，不如原书，固不待言，而终以《征四寇》为稍有根据，而与原著亦能关合连络。而《后水浒》既叙《征四寇》以后之事，《荡寇志》又旨趣相反，与原书绝不能相合，姑可置之不论矣。但《水浒传》与《征四寇》二书，虽可以连络，细玩之文字固然不同，中间亦自脱节，间常以为今世所有之金批本。虽终于惊梦，而惊梦以后，必尚有若干回文字在。而征诸田叔禾《西湖游览志》：“近日金圣叹断自七十回以后为罗贯中作，极口诋罗”云云，亦可知《水浒传》七十回以后，非即终止，特为圣叹所删去耳。更稽诸转掠十郡之说，而益信七十回本之非全豹矣。惜后半文字之未能寓目也。

百二十回之《水浒传》

间常过友人书斋，见案头有某书馆新出之百二十回本《水浒

传》，心中一喜，以为可以打破向日之疑团矣。乃翻阅一过，又为失望。盖所谓百二十回《水浒》者，前七十回乃坊间通行之金批本，而后五十回，则相传罗著之《征四寇》，特将两书强合而为一，加以标点而已。但予之怀疑，终未能去也。予所怀疑于金批七十回本之非全豹者，以卢俊义之一梦，截然而止，似有硬截之病。盖中所见嵇叔夜持长弓缚众人而歼之，此仅以梦为一伏笔，而引出下文张叔夜征梁山之事。至必用卢俊义入梦者，即史所谓擒其副之意也。依此则必有下文无疑，又宋江所攻掠之州郡，亦未能与史书所载相符合，《水浒》既根据史书而作，当亦不至遗漏。此念常盘旋胸中而不能去，徒以古本之不易得，无从考证耳。今中西书局重金购得旧本《水浒传》此书为江阴梅氏珍藏，而为施作之全豹。囑为点勘，而向之疑团释矣。此书共一百二十回，前七十回文字，与金批本无甚出入，后五十回，则并非《征四寇》，以详梦始，而至于梁山闻张叔夜出师讨伐，终于雷轰石碣。非但其行文过节，叙事状物，与《水浒传》一副笔墨，即以结局论，亦遥遥相对，成绝大章法。盖《水浒传》楔子以石碣起，以致误走妖魔而引出书中一百八人。此则雷轰石碣之后，为一百八人作一收束。以下再生出受招安等文字，始能如天衣之无缝。于以知罗贯中《征四寇》之作，正此百二十回以后之文章也。原书有梅屋散人之小记云：“《水浒传》之百二十回本，刻于明天启中，原本今不可见。后之续刻者，颇有谬误，已失真矣。自金圣叹删为七十回，时人以重其文章，皆珍视其批本，而深信其七十回以后为罗贯中所续之说，竟弃置原本之后五十回。行见百年之后，且无人知有百二十回之《水浒传》矣。此本为先人手抄，而明刻原版已毁，欲觅全本，恐已非易。此非但先人手泽，理宜永保，且为施氏毕生心血，宜可藏之名山矣。”按此则后五十回之为金圣叹硬行删截，信而有征矣。且由此百二十回而接《征四寇》，始连络一气。可见罗贯中当年之撰《征四寇》，亦并非续于七十回以后也。此书可谓当今惟一完本之《水浒传》，较之彼以《征四寇》并入七十回本而号称百二十回

《水浒传》者，其价值固有天壤之判矣。按其所志年代为癸卯，或为乾隆时人，则手抄者之为明末清初人无疑。此抄本尚完好，其中间有为蠹鱼所蚀，其文字亦可推求，爰为补缀付梓，会见此书之出，又可为好读《水浒传》平添眼福矣。

金圣叹与《水浒传》

金圣叹为一代才人，其为文章，浩瀚磅礴，固自有目共赏。即其批评各种小说，如三国、水浒、西厢等书，其见地亦有独到之处。惟以其才高，斯不免于傲物，故辄喜删改原著，而自鸣得意。就私意而妄加武断，如《西厢记》评至惊梦，即指惊梦以后文字为后人续貂。且极意讥刺，而《水浒传》亦至惊梦截然而止。即指惊梦以后文字为罗贯中所续，而加以痛诋，是皆以一人之好恶为好恶，而无所依据者也。且二书彼皆以惊梦止，圣叹其有所好恶于梦乎。惟《西厢记》写儿女之情，惊梦而止，得有余不尽之致，令人可以回味，而脱去旧小说奉旨团圆之窠臼，是犹可也。若水浒乃绿林文字，且原作者皆依据正史而敷陈事实，亦竟以一梦而终，删去后半文字，达五十回之多，是又安得称为完本乎。此圣叹之偏见，亦恃才傲物之明证也。校勘既竟，乃略举《水浒传》之考证，并抒管见，以当绪言。

一九三三、八、上海中西书局

一百 廿回 《古本水浒》序

梅寄鹤

【上】

这部一百二十回的《古本水浒》，古人心血的结晶，一直埋藏了五百余年，现在能公开印行出版了。我们今日，脱离专制魔王的压迫，在这民国时代，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展开书本子，读这富有平民革命色彩的伟大的文学，这是如何可喜的事！

古人心血的结晶，伟大的文学！——像我们这样的学识浅薄，本不配替它做序文或考证，非但不配，简直不能。我当然没有高深的学问，来替这部古书做一番考据功夫，写一篇渊博详尽的大文章；这样，我真可以罢休了。但是要讲到这部古书的来历，自从它的出现直至印行问世，其中却有不少曲折，以及几个朋友的努力，方才成功，这一番经过的事实，倒也值得说明一下。现在把它写出来，算是我对于这部古书的一出丑表功吧。

我是有点小说癖的，当童子的时候就喜欢看小说，二十岁以后，读小说更似成了瘾，研究的兴味更浓，大有每天非此不乐之慨。我最喜的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。像那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都读的翻来复去，津津有味。这若干部书中，比较我所最心爱的，尤其是《水浒》了。我读这部伟大而著名的才子奇书，每读到终篇的时候，心里常要发生种种的怀疑，以为如此好文章，不当七十回就截然而止，譬如一种美味的菜肴，刚下得几箸，碗底已露，这太使人失望了。我曾经和我的朋友杨鹤

年谈论起《水浒传》，发表了我这点意想，鹤年说：“你要看梁山泊人物后来的事迹么？有，有，我给你看。”他就拿一部布套书给我，打开看时，却是一部石印本的《征四寇》，我回说此书早已看过，我意想中的七十回后的事迹，决不是《征四寇》里的事迹。这部《征四寇》专写宋江忠义，也和前七十回意旨不同，何况又是另一人的手笔，文章高下，真有“天壤之别”呢。后来鹤年又给我一部《汉宋奇书》，我看也和《征四寇》大同小异，他的文学的技术，思想，意境，总不能和七十回本的《水浒》融成一片。

我曾经化了五毛钱的代价，得到一本好书，我是一本手抄的笔记，厚厚的一本，总共一百二十三页，有文字的九十四页，其余二十九页都是白纸，看去像是一种未完稿的本子，此书题名是《梦花馆笔谈》，没有作者姓氏，只第一页的右下角印有两个图章，一个是长方形的，阴文“怀书去洛抱剑辞秦”八字，还有一个方形阳文图章，刻的“伯绥氏”三字。全书除了一段短短的无甚研究的序文外，都是数十则长短的笔记，有的止一二百字，有的长至千余言。十分之七的记载元末明初时的朝野见闻，如刘青田、常开平的轶事，建文逊国时的秘闻惨史，都不见于他书纪载。其中最使我惊喜如获异宝的，便是一则关于水浒的笔记，现在摘抄于下：

施耐庵不知何地人，或云原籍东都，或曰钱塘，与刘青田为同门师兄弟，青田先生尝仕胡元，耐庵以为耻，致书请之，友谊遂绝。耐庵博通今古，才气横逸，举凡群经诸子，词章诗歌，天文，地理，医，卜，星，相，一切技术无不精。洪武初，隐于江阴，设馆授徒，从学者甚众。每为人卜决疑难，当验如响；邻近有病者，自往诊视，药之无不愈，群论为神。每当春秋胜日，自携书一卷，一棹，一奚僮载酒后随，登山临水，倾尊狂饮，放怀长吟，超脱潇洒如神仙。自言青田刘伯温长于为政而拙于军旅，中驷材耳。若余不仕则已，仕必文为宰辅，武致将帅，握兵十万定天下，如下棋一局而已。尝取梁山泊故事，拟天罡地煞

一百八人，著成《水浒传》一百二十回，文笔精工，状物肖妙，坊贾喜而刻之，风行遐迩，贾因而致富。此书后辗转流入禁中，太祖见而恶之，曰：“此倡乱之书也，是人胸中定有逆谋，不除之必貽大患。”密令疆吏捕之，兵至日，耐庵已先夕遁去，莫知所终。

我自从见了这一则笔记，好似在矿中发现了宝石，欣喜得不可名状。我因爱读《水浒》之故，并爱这位天才的伟大作家，我爱他，想他，钦仰他，常想知道他一点历史，而他的大名偏偏不见于记载，无书可考。渊博如某先生，他对于这位伟大的作家，也说不出什么真凭实据，只说施耐庵三字是明代文人的假名，并非真有其人。如今发现了这一则笔记，非但得知了施耐庵一点历史，还知道这部《水浒传》到底不止七十回，尚有下文，但是这一百二十回原本《水浒传》，却从何处搜求？

我想：《梦花馆笔谈》里说：“耐庵尝取梁山泊的故事，著《水浒传》一百二十回，文笔精工，状物肖妙。”据此，除了世俗通行的七十回本外，当然另有一部真正原本一百二十回本，看了“文笔精工，状物肖妙”这两句，这部一百二十回本，或者要比现行的七十回本更好，可惜年代久远，无处可觅，实在是一个缺憾。我也曾托过几位好朋友，请他们替我留心访求，结果，却都回答我两个字，说是“没有！”我于是又转一念：《梦花馆笔谈》不是说，“太祖见而恶之，曰：此倡乱之书也，……”或者太祖因当时拿不到施耐庵，便迁怒于《水浒》，命将这部书的版本毁掉，亦未可知。不过照如此说，现在通行的七十回本《水浒》，是否施耐庵真笔，却又是一个疑问了。

在十八年的春季里，我因鹤年的介绍，相交了江阴徐君晋璧。徐君是一位诚谨的学者，非常爱朋友，他知道我爱好小说，曾把家藏点石斋同文书局的几部石印本小说赠我，作为订交的纪念物。我们有一次谈论小说，谈起了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，徐君说，施耐庵此人无书可考，但据我们江阴民间传说，却有下面的几段故事：

施耐庵不知何地出身，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奇人，元末的时候，他和刘伯温先生同拜一位先生读书，说起来他们是同窗兄弟呢。洪武年间，他住在江阴的祝塘镇上，坐了一个塾，收集了许多学生，教书为活。刘伯温先生曾经上了两本，在洪武皇帝前保奏他道：“施耐庵本领胜臣十倍，若教他做官，一定有好的政绩。”洪武帝准奏，下诏书到江阴召他进京，召了几次，他只推说有病，把圣旨谢绝了。他有通天的本领，除了做文章以外，他又会医病，卜易，命相，看风水，打拳头等；有一家季姓人家，四十岁没生儿子，施耐庵把他们阴阳宅一看，说是坟墓风水不好；只要把来改葬一下，一年内就会养儿子，季姓依了他如法做去，果然就生了个儿子。后来季姓子孙昌盛，竟有在朝做大官儿的，直到如今，江阴北乡还留有季家坟的遗迹。

从前江阴有一种风俗，每至新年，乡人都要掉龙灯闹元宵，家家户户挂灯结彩，兴高采烈。在这热闹当儿，每有少年无赖，成群结队在灯市中厮混，如遇娇俏一点的妇女，他们定要在后跟着，千方百计取闹，窘的女人哭笑不得。他们结成一个死党，说打便打，要骂就骂，势力十分利害，所以旁人见了都噤口无言，谁敢来出头多事。一夜，施耐庵同几个学生出外看灯，适巧众无赖围住两个妇女，把两个妇女窘得喊救命。施耐庵这时义愤填胸，教训他们一顿，触怒了那班无赖，蜂拥上来就打，不想施耐庵略一展动手脚，已一个个鼻青嘴肿，头破血流。当下，一个为首的无赖叫道：“我们认得你的，你是在祝塘坐馆的施某，若是好汉，你可不要逃走，我们明日来寻你理论。”施耐庵应道：“好，大丈夫怕什么，文来文对，武来武对。”次日，众无赖来了。施耐庵问：“今日先讲理还是先比气力？”众无赖说先比气力也好。施耐庵点点头，便走上一座大石桥，站在桥顶正中，拿根长绳拴了自己的腿，把绳的一端掷给众无赖道：“谁人拉着绳子把我扯动？若拖下石级一层，甘打十拳，两层，打二十

拳，如有人把我扯下桥梁，我便跪在你们之前叩头赔罪；否则，你们也须让我各打十拳，这是公平的比气力。”众无赖叫声好，就有一个人上前拉绳子，那知使尽气力，施耐庵的腿不曾移动分毫。于是一人拉不动再加一人，直加到七八人，虽然死劲儿用力拉扯，仍像蜻蜓撼石柱一般。桥梁上的施耐庵动都不动，众无赖一看不好，连忙放下绳子，一齐跪地求饶。施耐庵说：“好！今且饶恕你们一遭，以后如再有人调戏妇女，我把一个个打做肉饼！”自此以后，元宵灯市里便没有这怪现象。

施耐庵住在江阴多年，闲来无事，把他做的一部《水浒传》给人看，书坊店里的主人见了，便替他刻印成书。一天，他正坐在庭中槐树下吃酒，忽然有一只鸟飞到树上，对他连叫了三声，他觉得好奇怪，便取三个青铜钱占了一卦，失声叫道：“不好，大祸来了！”立刻出后门，向屋后小河中一跳，只听得扑通一响，人影全无。当夜三更时分，江阴合城文武带兵赶到祝塘镇来，把他的住宅团团围住，原来是奉了当今洪武爷的密旨拿他，不料他早已逃走了。有人说，他跳河并不是寻死，他是借了水遁逃走。

徐君讲完了这几则故事，说：“这故事的来源虽然无可稽考，虽然也带一点‘野’而‘神怪’的性质，但是这几则故事——或者不止这几则——我们江阴讲的人很多，都说施耐庵实是元末明初时一个奇人，他因忤了明太祖之故，后人不敢将他什么事情纪载，以致这位一代奇人的姓名，便不留于书传了。”徐君说罢，我就取出那本《梦花馆笔谈》指给他看道：“这里却有一段施耐庵的历史，你看了后，方知贵乡所流传的故事，倒不能说他全属‘齐东野语’哩！”

当下徐君读完了我所指给他看的一段笔记，醒悟似地说道：“见了这一则笔记，我又记起一件事来了，曾听人说，我们江阴梅氏家里，藏有一部祖上遗留的一百二十回的手抄古本《水浒传》，极为珍贵，梅氏一代代保藏着，不肯轻易借给人家看，倘使有了熟人介